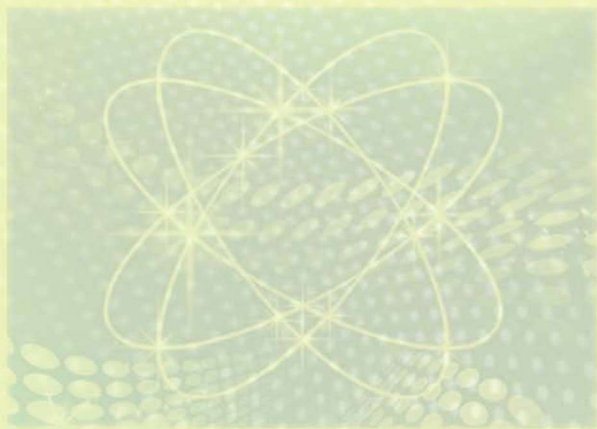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总 序

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2011年又对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

“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提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指定和推荐了具体的课外读物书目。从推荐书目可以看出，“课程标准”把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尤其是中外名著的阅读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语言学家、教育家吕叔湘先生曾一再强调课外阅读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的语文能力70%是得之于课外阅读。多读课外书可以提高语文能力，这是所有人特别是语文能力较好的人的共同体会。而中外名著则是学生课外阅读的首选，因为中外名著是人类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与文明传承，这些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检验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

基于以上考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凭借自身教育研究资源，组织

了一批学者和专家，包括当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语文教育研究者、特级教师等，根据“课程标准”推荐书目，并吸收了一些权威学者最新的青少年阅读研究成果和阅读书目的推荐意见，精心编撰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本套丛书经过周到的考量和严格的筛选，最终选定了包含有童话、寓言、故事、诗歌散文、长篇文学名著、中国古典名著、历史读物、科普科幻作品等各种类别的必读书目。

本套丛书是专门为广大中小學生倾力打造的经典读物，版本完善，内容准确，体例设置科学实用。丛书中的外国文学名著均为全译本，我们选用了著名翻译家的译本，并编排了大量的由国外绘画大师绘制的精美原版插图，其中大部分插图都是首次在国内图书中呈现。针对中国古典名著、国学类图书，我们邀请了包括蔡义江、张景、马东瑶等在内的众多学者和专家，由他们负责编写和把关，以确保此类图书的权威性与专业性。

丛书通过“导读”“旁批”“要点评析”“考点精选”等栏目，对名著的精髓部分、重点、难点、考点，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与指导，帮助学生有效积累文学知识，掌握阅读方法，借鉴写作技巧，切实提高语文素养。我们还针对其中思想内涵较深的作品，组织原书的著译者和相关学者、专家编写了权威、专业的点评，通过对作品重点篇章、重要段落、内容要点、精彩语句的批注和评析，实现了对作品全面、深入的剖析与解读，使读者能够轻松领悟名著精髓，充分理解名著内涵，真正读懂名著、读活名著。

我们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阅读热情，提高其阅读品位。希望广大中小學生把本套丛书当成良师益友，与名著同行，在阅读中成长。

李观政

2014年6月于北京

导 读

写作背景

20世纪初有两位伟大的女性，她们的组合演讲震惊了世界。其中一位丧失了视觉和听觉，另一位视力半失。她们二人相依为命，互相配合，以铿锵有力的语言，传递她们非同凡响的思想。听众对她们独特的演讲方式感到惊诧，对她们对抗挫折的勇气感到震撼。她们就是海伦·凯勒和伴她近50年的安妮·沙利文老师。

海伦1880年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在她还是个19个月的婴儿时，疾病夺取了她的声音和光明，从此她失去了视力和听说能力，成为重度残障者。然而，她热爱生活，顽强地与不幸的命运抗争，在父母、亲友和老师的关爱下，经过特殊的系统教育，不仅走出了幽闭的盲聋世界，更通过令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在24岁时完成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学院四年的学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在此期间，她还将其二十余年的独特经历写成24篇优美的文章，连续发表在《女性家庭杂志》上；这些文章于1902年被结集为《我的人生故事》一书，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

海伦虽然严重残障，但却走出一条比常人更精彩的人生道路。她根据自己对残疾的体会，致力于残疾人的教育、康复和培训等诸多工作。她曾参与美国盲人基金会、美国盲文出版社，以及设立或扩大地方志愿

组织等，积极投身社会活动，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她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创意与想象，警示并告诫人们要珍惜自己的感官，珍惜亲友的陪伴，珍惜大自然，珍惜人类进步的美景，珍惜自己所能看到、听到和所能表达的整个世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于1933年在《大西洋月刊》首次发表，此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许多国家选入大、中、小学教材。海伦用自己明亮的心为人们指出了一条明亮的道路。

名著快读

本书由海伦·凯勒的《我的人生故事》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构成。《我的人生故事》是她在20岁时写的自传。当时她虽然年轻，但因身体残缺与独特的经历，其间的艰难和感悟远胜于平淡老人一生的回顾。《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写出了对身体残缺的丝丝遗憾，对光明的无限渴望，以及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全书讲述海伦·凯勒面对身体的残缺，如何接受和克服生存的艰难，逐渐学会像正常人一样接受教育、爱和被爱，以及坚忍不拔的向上精神。

在她生命的头19个月里，海伦曾“瞥见过宽阔的绿色田野，光亮的天空，树木和花朵，这些是后来的黑暗不可能完全抹掉的”。就此而言，她是幸运的，毕竟在88年的黑暗与寂静的生命中，曾经存在过短暂的光明与鸟语；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她又是不幸的，因为如果没有曾经意识到的光明与鸟语，那种无从比较的黑暗与寂静也许不会如此难熬。

最初，小海伦对自己的残缺没有明确的认识，因为她可以通过简单的示意动作与他人交流；然而，慢慢地，她开始觉察到周围的人与她的交流方式不同，这令她感到沮丧和焦虑。不过，由于爱的滋润，由于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她的沮丧和焦虑逐渐消失，她告诉自己：“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奇妙之处，黑暗和寂静也不例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都能

欣然面对。”于是她开始与命运搏斗。

她开始接受教育。明眼的孩子看见一个苹果，成年人教他说那是“苹果”，他会跟着说那是“苹果”，然后他就会记住。这是自然的学习过程。然而，对于失去视觉、听觉和发声能力的海伦，既看不见“苹果”的样子，也听不见“苹果”的声音，要记住和理解“苹果”无疑会非常困难。正是这种困难，使海伦在学习产生出常人无法体味的感动与感恩，辩证地看，这未尝不是一种特殊的愉快。在海伦看来，学习可以使灵魂通向自由，也是她在黑暗与寂静中获得光明与希望的唯一途径。“我在接受教育之前就像那艘大船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没有指南针、测深绳，没有办法知道港口有多远。“光明！给我光明！”我的灵魂发出无声的呼唤。就在那一刻，爱的光明撒到了我的身上。”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老师，在老师的帮助下，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殊学习方法：以“水”为例，她用触觉代替视觉，去感受“水”；用触觉代替听觉，去习得“水”的拼写；用触觉代替语言，去拼写“水”，就这样，语言的神秘性被揭开了。她学发声，用触觉来领会发音时喉咙的颤动和嘴的运动，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为此，她不得不反复练习发音，有时为发一个音要练几个小时。然而她从没有退缩，经过夜以继日地刻苦努力，终于可以说出她想说的话，写出她想写的东西——《我的人生故事》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简直是个奇迹！

艺术魅力

独特的经验感受 一个失聪、失明又失语的女孩，凭借触觉与记忆，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说和写的能力。这种经验感受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作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描述海伦的经验感受：她用手指慢慢触摸，体验雕塑的美；她用身体静静感受，体验音乐的节奏，“几乎

没有人知道，轻轻地把玫瑰捧在手心或感受百合花在清晨的微风中优美的身姿是多么愉快的事。有时候，我在采摘花朵时，会碰巧捉到一只昆虫，我感觉到当这个小东西意识到危险时惊恐万分，翅膀发出微弱的摩擦声。”这种经验感受不仅令读者感动，更会使读者奋发向上，勇于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真实的表达 作者采用现实主义的第一人称手法，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没有任何矫饰，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真实可信。例如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学院的预试情形：“为避免打字机的噪声干扰别的考生”而为她安排了独立考场，吉尔曼先生“用手语字母给我读了所有的试卷”，并“把我打出来的答案拼读给我，我做出必要的修改，然后由他添补到答案中”……“如果他们是无意中给我设置了障碍的话，令我欣慰的是，我最终把它们都克服了。”这种白描的手法，使读者好像伴随着作者在经历她所经历的一切。

丰富的想象 海伦虽然看不见，但她凭借丰富的想象，把外部世界描绘的有声有色。费恩采石场满是常青树的乡野营地，新英格兰白雪覆盖的田野村庄，都在她的笔下栩栩如生。尤其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每个场景都像是一幅画卷：明媚的阳光透过云彩，倾泻在草地与鲜花之间；她仅有的19个月的记忆，幻化成“一个回响着知更鸟和嘲鸫音乐般叫声的短暂的春天，一个水果丰盛蔷薇茂盛的夏天，一个金灿灿的秋天……”

人物名片

海伦·凯勒 身体严重残障，但勇于面对生活，她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克服种种困难，学会说话和写作；她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她以博爱的心灵，现身说法，帮助与她同样遭遇的人，同时也警示不求上进的正常人；她热爱文

学，热爱针织，热爱大自然，热爱大城市纽约，热爱人类文明的所有精华。她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以美好的想象憧憬未知的未来。

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 海伦·凯勒的老师，可以说，没有沙利文，就没有后来的海伦·凯勒。因此，海伦时时都对这位老师充满尊敬与感激：“我所有优秀的表现都归功于她——我的才能、我的抱负以及我的快乐都是由她的爱唤醒的”。沙利文用爱与耐心拥抱这个身体残缺的小姑娘，用最美好的人类品质包容海伦、感染海伦，做海伦的拐杖与代言人，忠诚地陪伴海伦度过漫长的黑暗与寂静，帮助海伦实现了她的愿望。

关心海伦·凯勒的亲友与陌生人 他们是海伦·凯勒人生经历的旁观者与参与者，他们有人为海伦提供帮助，给予关爱，让她能在黑暗与寂静中以积极的心态前行；但他们也有人过分关注海伦的缺陷，事事迁就，而这反而使海伦倍感压抑。然而，无论如何，他们丰富了海伦孤独的人生，用他们的善良、包容和钦佩，为她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明亮世界。

名家辑评

19世纪两个杰出人物，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就是海伦·凯勒。拿破仑试图用武力征服世界，他失败了；海伦·凯勒试图用笔征服世界，她成功了。

——马克·吐温

海伦·凯勒的身体不是自由的，但她的心灵却是无比自由的。

——查理·卓别林

这个故事永远也不会完结。因为人类的精神之美一旦被人认识，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凯勒小姐给我们这些没有那么多困难需要克服的人

们，上了永不能遗忘的一课。

——罗斯福夫人埃利诺

海伦·凯勒是一个让我们自豪与羞愧的名字，她应该得到永世流传，以对我们的生命给予最必要的提醒。

——梅特林克夫人

海伦·凯勒被评为20世纪美国的十大偶像之一是当之无愧的，这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伟大的经历和平凡的故事的完美结合。海伦·凯勒堪称人类意志力的伟大偶像。

——美国《时代周刊》

序 言

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海伦·凯勒小姐孑然一身。这意味着她著名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和她的几乎是同样著名的后来的助手波利·汤姆森小姐先后去世，留下她孤身一人。许多人很难想象，没有这两位女性中的一位——或者也许还有随后来的第三个人，又聋又盲的海伦·凯勒怎样能够生存下来。

作为肉体存在的海伦·凯勒在近年中失去了某些活力。老年化的过程给她的精力造成的损害和给我们大家造成的损害是一样的。然而，她的意志力，她的精神力量以及她对别人的鼓舞力仍旧充满着勃勃生机地存在着——也许会在她也必然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象征，证明任何人无论出生或运气如何，都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作为一个小孩、一个女人、一个有严重生理缺陷的人——她使人们神往，尽管他们和她不一样，却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对她的认同感。

凯勒小姐肯定不是孤独的。毫不夸张地说，她每年得到成千上万的信件、诗歌、奖励、表彰——一条永不停息地流动着赞扬和爱的小河。在日常生活中她也并不是孤独的。她住在康涅狄格州西港城她称为阿尔康山脊的舒适的家里，她从1936年开始和汤姆森小姐一起在那里工作，直到后者1960年去世为止。她家里的工作人员和临时护士——出于年老多病的需要——都能够通过将手语字母拼写在

手心的方法，或者用她本人帮助发展起来并加以示范的所谓的震动法和她交流。她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休息，在最后两三年里放弃了大部分的写作和所有的公开演讲。她仍旧读很多书，特别喜欢重读年轻时喜爱的作品的盲文版。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她赏花，和宠物狗玩耍，和密友或家人聊天。过去她款待了许多客人，从农夫到王侯，现在为了避免劳累，她不得不放弃这一乐趣。

凯勒小姐是在几乎是毕生不停地写作后停笔的。即使在她完成在拉德克里夫学院本科的学习之前，年纪轻轻在生命的大部分岁月尚未度过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自传。本书是这部先在《女性家庭杂志》连载、后于1902年出版成书的自传的新版。

在自传出版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在私人和职业生活中一直协助海伦·凯勒。凯勒小姐那时经常说，在严重的身体残疾面前，她在生活中可能取得的无论什么成就其实都是属于她的“老师”的，后来她也不断重复说过这样的话。

今天有许多志愿者和政府机构从事大量的公共教育工作，我们中大多数人也意识到，身体或精神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所有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都证明了其实可能是很明显的事情——身体的残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上的贫困。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进行了教育，我们中还是很少有人—在情理上接受社会上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其他的海伦·凯勒们——意思是有些人不仅是全盲或只有部分视力，而且还全聋或听觉很差。

没有人知道在凯勒小姐失去视力和听力的时代，有多少和她—一样的盲聋人。今天，估计至少有四百个学龄儿童——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受教育——和大约五千个成年人处于盲聋状态。如今对他们具有的特殊问题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尽管问题很严重，还需要扩大对他们的特殊援助，但是比起19世纪来，盲

聋人的生活还是相对正常的。安妮·沙利文的学生将她个人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老师——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利文小姐为当今对盲聋儿童或成人的关注和特殊服务的发展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

1914年的时候，她们两个人的家中加入了一个新成员波利·汤姆森，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女子。波利接受过的训练使她能够在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在此期间她结了婚——于1936年去世后接过作为凯勒小姐的伴侣和助手的任务。那种训练极其广泛，深刻严格——特别是当这个助手必须在精力和决心上能够与海伦·凯勒这样的一个人匹敌的时候。

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形容自己毕生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扩展对残疾人，特别是盲人或盲聋人的理解和服务。然而我本人要提出的是，她的名声主要基于她在其他普遍关心的领域中的活动。她和安妮·沙利文早年时在全国小城镇进行的杂耍式的巡回游说——她们甚至真的做过一阵子巡回杂耍演出——可以向好奇的人显示出一个盲聋的“哑巴”能够思考和说话，而且所思考和所说的关心的话题是相当尖锐和有挑衅性的。她参加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她的热情和信念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比得上。她因参加反战运动而成为许多人的攻击对象——卷入了一场大争论，因此可能触发了后来认为她过于“左”倾的恶毒无稽的指控。好像这一切还不够似的，她还奋力从事消灭性病的斗争，很可能是在男女都有的场合或在公开讲演中首先说出“梅毒”之类字眼的人之一。

毫无疑问，巡回游说确实包括了提倡盲人教育和康复及培训项目的內容。几十个城市的头面人物听取了她的关于设立或扩大地方志愿组织的援助的请求，州议会议员开会听取她有关建立公共支持下的服务的论据。这一切都是以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个人斗士的名义进行的，对鼓舞她做出后续行动至关重要。

一个全国性的志愿机构、当时和今天人们称做美国盲人基金会的组织在1921年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个领域里的知识，传播给寻求为盲人居民提供先进社区服务的人。基金会建立以后不久，凯勒小姐成了这个团体的人数不多的创始领导人小组的一员，此后一直协助发展基金会本身的技术和财务力量。

不管需要出现什么样的过程来承认某些人是“世界公民”，显然海伦·凯勒是符合标准的。她访问并研究过的美国以外的国家可能和别的任何一个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个人一样多。她掌握几国语言，学习语言的能力仅仅是部分原因——它实际上反映了她对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深刻尊重。

在她的特殊关怀领域——失明中，凯勒小姐早在1915年就正式确立了自己在国际上所做的努力：协助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当时叫作美国盲文出版社的服务性机构，该机构后来并入纽约，成为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是美国盲人基金会的姐妹组织。

海伦·凯勒——非凡的经验丰富的演员和在公众场合多次出现的老手——于1961年4月最后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出现。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在华盛顿召开大规模的地区会议，她被邀请参加接受年度人道主义者奖。顺便提一下，凯勒小姐是这个纯男性组织唯一的荣誉女会员。她按照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接受了这一邀请，目的是能够得到一次为了残疾人的利益面对一群重要的人物讲话的机会。

已故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本人对人类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邀请凯勒小姐到白宫拜访他。如果记者的反应说明什么问题的话，这次接见是肯尼迪在就职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会见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正式的会见很快变成了私人聊天，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领导人毫不费劲地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凯勒小姐用自己的声音清

楚地说话，总统能够容易地听懂她的话。她对第一夫人和肯尼迪的子女的安好表现出了典型的女性的好奇。总统使自己很快适应了需要通过凯勒小姐同伴的手语字母的传达来和她交流，他说他们都很好，他很遗憾他们那天不在华盛顿，不能和她见面。

不管是不是能够引用总统在这样随便的闲谈中说的话，至少报纸欢天喜地地报道了凯勒小姐的下一句话。她请总统把她的吻带给他的女儿卡罗林。总统丝毫没有失去作为个人和总统的泰然神情，向她热情地保证他会这样做的。

就在要乘汽车从旅馆出发到白宫之前，一位记者问她见过几个总统，海伦·凯勒的回答逗得房间里的一小群人大为开怀，“我没有数过”。当记者用另外的方式追问她是否记得认识的第一个总统时，她想了一下回答说，“格罗夫·克利夫兰”，在场的年轻人都有点肃然起敬。

肯尼迪总统是否把当时81岁的海伦·凯勒的吻带给了3岁的卡罗林。这件事从未报道过，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一定这样做了。

罗伯特·巴尼特
美国盲人基金会
执行董事

目 录

导 读	1
序 言	1
我的人生故事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137
考点精选	153



我的人生故事

Wo De Ren Sheng Gu Shi

第一章



我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开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我的童年生活笼罩着一层金色的面纱，在要撩开它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写一部自传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当我尝试着梳理最早的印象时，我发现在过去漫漫的岁月中，事实和想象往往相互交织，难以分辨。成年女性通过她们的幻想勾勒出童年的经历。我对童年时期的印象，有一些还栩栩如生，但其余的大都笼罩在“牢狱”一般的阴影中；而且，童年时代的快乐与悲伤已经被岁月冲淡。我早期教育中许多重要的事件也被重大发现的激动和喜悦湮没。因此，为避免单调乏味，我在叙述时只选择那些最有趣、最有意义的片段。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位于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名为塔斯坎比亚的小镇。

我父亲祖上是土生土长的瑞士人卡斯帕·凯勒，后来移民来到马里兰州。在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个人曾是苏黎世第一位教授聋人的教师，他还写了一部关于聋人教育的书——这和我情况出奇